

醉駕入刑 代駕風

「醉駕入刑」自五月一日起在內地實施後，許多車主不再膽敢在酒足飯飽後冒險「醉駕」，轉而請「代駕」來「救駕」。一時間，代駕成風。

「酒後代駕，你喝酒，我開車，幫你排憂解難。」如今在內地，打著「救駕」旗號的代駕廣告，與交警發出的「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忠告一樣深入人心。應酬赴宴多的生意人最近紛紛把代駕公司的電話號碼存到了自己的手機上，以便能第一時間找到代駕。也有貼心的酒樓食肆和商家，為客人提供餐後免費聯繫代駕的貴賓服務。就連計程車司機也加入代駕隊伍兼職炒更，他們會把自己的手機號碼留給有需要的搭客乘客，也有乘客主動向的哥索取代駕資訊。接到車主電話，代駕司機即按約定的時間到場，代車主開車，安全把車主和車送達目的地。

近來，每到夜晚十時至凌晨兩時左右，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附近的酒吧區，有不少喝了酒的人在餐館食肆門口或酒吧大堂，等待代駕司機「救駕」，其中一家酒吧每晚就有四五十位客人請酒吧幫忙聯繫代駕服務。

「代駕」生意目前在北京、廣州、上海等諸多城市已然成行成市。據報，昆明有數十家大大小小的代駕公司，而個人代駕服務更是不計其數。昆明一家代駕公司「康馨」已有四十多名代駕師傅，每天平均能接五六十個單，代駕服務遍及昆明各大星級酒店及多家大型娛樂場所和部分企業。而廣州市內最大的代駕公司「熙基」，目前則擁有司機上百名，該公司規定：代駕收費按每小時一百元（起），午夜零點以後另需額外「加收」；司機在顧客醉酒而且單獨一人的情況下，不得提供代駕服務；顧客要為代駕司機報銷往返路費……

不過，新興的代駕市場魚龍混雜，並非所有代駕司機都能自律。最近，溫州兩車主就先後遇上「黑代駕」：張先生以為請了代駕就能在車上安穩睡覺安全回家，醒來後卻發現，他的車停在了路邊，他身上的錢包不翼而飛；潘先生則被無良代駕臨時加價，到達目的地後，由於不願意多付錢，結果被代駕司機「送回」到出發地。潘先生一怒之下報了警。不少車主擔心醉酒後遇上「黑代駕」。「我喝醉了，他搶劫我怎麼辦？丟東西怎麼辦？出了交通事故他不負責怎麼辦？」因為顧慮重重，不少「恐代駕」者酒足飯飽後，寧願讓自己的愛車在路邊過夜，自己打的士回家，也不敢請人代駕自己的車送自己回家。

陌生人代駕信不過，親友就自動請纓來「護駕」。古有「木蘭代父從軍」留青史，今有「妻子代夫駕車」寫實照。為接喝了酒的丈夫回家，近來內地掀起了太大學車熱。過去連油門和煞車都分不清的廣州週女士，最近就在丈夫的支持下報了名學車，以便能在丈夫外出應酬喝酒後趕去「救駕」。內蒙古呼倫貝爾一項調查顯示，自「醉駕入刑」新規定實施後，該市申請考駕照的女性明顯增多，女學員佔學車總人數的比例，一下子從百分之三十躍昇至百分之七十。

法院下車

孫太太從香港來玩，覺得紐約居大不易，每天出門必乘的地鐵，不但骯髒而且噪音嚇人。她說：「轟隆轟隆的車聲弄得人神經不安，車廂裡面擴音器發出的報告，也祇聽見雜音聽不清說的是什麼。」沒辦法，我們的地鐵超過一百年了，永遠在修東補西，像苟延殘喘的老人。好在如今車裡都有字幕顯示到站的地名。

車廂裡面的擴音器其實已經有所改進，大致可以聽明白。以前則是報告完了，乘客忙著互相詢問。因為如果不是固定的報站名，那就意味著出了問題。比較新的車廂中，報站已改用錄音，字正腔圓，簡單明瞭。但是芳鄰奧德麗抱怨道：「沒有人味，冷冰冰，不親切。」奧德麗是標準懷舊派，她對我的電子書極為反感。她說：「讀書時，手要摸到紙張，聞到紙香，那才舒服。」我說過自己鈍感力強，對噪音不敏感，所以反感也不大。而且，我一直有車上讀書的惡習，三四行文字入眼後，外面的世界就離我很遠，聲音、氣味、擠迫感都感受不到了。所以我常常坐過站，在地鐵裡面轉悠找轉車的地方。在台北上中學時，運氣好，我們一女中對面是法院，無論我站著或坐著讀書讀得迷糊，祇要車掌小姐一叫「法院下車」，我就應聲而起，因為我都聽成了「王渝下車」。

鐵肩擔道義

五月碧草漫山，清晨結伴登金山嶺長城。遊興正盛時，就扶箭垛沿馬道東行。臨險要處，見前方斷壁臨淵殘牆如屋，而巍巍山嶺之上，雲霧繚繞間，則是赫赫有名的望京樓。

此情此景，不由讓人想起李大釗先生的詩句：「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築神州風雨樓。」

1916年的春上，或許櫻花還在開吧，李大釗返回日本，適逢留日學友幼衡回國。在為其錢行時，大釗即席口占一絕，就是這首流傳了近百年的「高築神州風雨樓」的詩。那一年先生27歲，正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這詩裡的「神州」，正是他無時不繫於懷的祖國。為了祖國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要尋找一條「正道」，進而為飽經風霜的同胞築起一座遮陰避寒的高樓。大釗先生的希冀沒有落空：九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建立，帶領著人民創造了神州奇跡，鑄就了華夏偉業。

「登上去！」

一行人中有同伴也有不相識的，彼此鼓勵著拉扯著往前走。山風吹來，兩耳呼呼作響。定睛細看，前方通往望京樓幾乎無路可走。這情景，該是那九十載征程的寫照，道路漫長而又坎坷不平，既須奮力攀緣，又要時時防上方場落腳下陷空。

從旅遊的角度講，許多人更愛置身在原始狀態的長城上，以尋求驚險與新奇。然而在共產黨人的前進道路上，每一步都遍灑了革命者的鮮血，至於艱苦卓絕，更是尋常之事。此刻居高而望大好河山，不由得讓人對革命先人肅然起敬！

那日攀得渾身冒汗且兩腿發酸，就於途中靠

有朋自遠方來

聖人教導我們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為了落實聖人的教導，日前果然就有一位朋友從很遠的千裡之外來到了我這裡。孔穎達博士解釋朋友時說：「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太的這位，雖然未與我同門讀過書，但卻與我同門辦過公。從前我們曾效力於同一部隊機關，都喜歡讀書作文，有共同愛好，經常在一起切磋交流。後來各自轉業，他在江南，我居江北，將天天見面轉變成偶爾的思念。前年，我到南方旅遊，最後一站去了這位朋友處，人家真是盛情款待，高接連送，吃住行一條龍，玩了當地最好的景點，睡了市裡最好的賓館，嘗了那裡最好的飯菜，臨走時，還非要讓我帶上他們的土特產，讓我既受用又過意不去。我那時，一個勁地發出邀請：「什麼時候到我那裡玩啊！」

三年不到，朋友回訪了。我當然不能含糊，要盡地主之誼了。

請朋友住了一個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酒店，每晚250元；請朋友去了一個著名的景點，門票每人60元；請朋友吃了一頓具有本地特色的午餐，標準每人88元，好在可以自帶酒水。老友相見恨晚，情緒自然高漲，推杯換盞地喝，推心置腹地說，一喝就喝高了，一說就說多了。

照樣也給朋友帶了說是本地特產其實全國到處

俄國詩人維塔裡·彼列列申，於一九二〇年七歲時，隨母離開家鄉抵達哈爾濱。他在哈爾濱長大，就讀於哈市俄國人辦的大學，先是在北京當修士，一九四三年遷居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譯。

彼列列申是同性戀者，詩作大抵圍繞這一題材而發，但內涵要豐富得多，在這一點上，他有點像莎士比亞（指的是十四行詩中的莎翁），也有點像近代希臘詩人卡瓦菲斯。一九五二年，彼列列申取道香港到巴西裡約熱內盧定居，因簽證時在香港逗留了數天，這似乎是繼十九世紀大作家岡察洛夫之後，第二個路過香港的俄國文學家。

岡察洛夫在他的遊記《戰艦巴拉達

偏見與歧視

（雖然大多數是不足百頁的小冊子，但在流亡異國窄小的語言環境下，能有這份堅持的恆心和毅力，已實在難能可貴），旅華白俄詩人數以百計，當以他的創作量最多，成就最大。彼氏在中國長大，不像那些中年才開始流亡生涯的白俄貴族，一輩子都講不好漢語，他中文水準不低，《離騷》和《道德經》這兩部中國人也覺得難懂的書，就是經他之手手譯成俄文的。

儘管如此，彼列列申詩作的單行本迄今仍未在他的祖國出版。其作品的選篇，僅見諸五六年前出版

獨運和甚有欣賞價值者；它們偶然會在歐美各地的小型拍賣會或跳蚤市場出現，縱使是獨一無二的，也不算太貴，至少一般收藏者皆有能力購買。像有一個十九世紀製的鷹蓋式結霜玻璃墨水池，乃是經過酸液與氟化鉀處理的玻璃。鷹蓋造型像畫藝術線條美，祇要把瓶子傾側，墨水就自然地從鷹喙中流出來，不必開蓋。



孔子有云：三十而立。我和台灣名詩人余光中以詩結緣已有整整三十年，歲月匆匆，足夠一個人由呱呱墜地而至成家立業了。唐代詩人王貞白說：一寸光陰一寸金。三十年光陰，三十年往事，少說也已是遍地黃金了，驀然回首，叫我如何能一一收拾在這篇短文中呢？

猶憶和余光中的不期而遇，那是他的家鄉福建，福建的泉州，泉州的一家客舍，客舍中的一張小報上。時當1980年的高秋之日，福建省文聯舉行舒婷詩歌研討會，我應邀蒞列。會後一行人去廈門鼓浪嶼，路經泉州，下榻於泉州市總工會招待所。室內有總工會辦的小型報紙，副刊名「百花園」，我信手拈來，《鄉愁》與《鄉愁四韻》二詩赫然入目，其濃烈情感妙喻巧思和清新洗練的詩風，讓封閉已久的我有驚艷之喜，並牢牢記住了「余光中」這個陌生的名字。隨後，我便以《海外遊子的戀歌——讀余光中的〈鄉愁〉與〈鄉愁四韻〉》為題，撰文發表於1982年初山西北嶽文藝出版社《名作欣賞》雜誌。此文隨即為香港的《當代文藝》轉載，編者按語說它「是大陸評論余光中詩作的第一篇文章」。其時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由於繆斯一線相牽，我們便開始了頻繁的鴻雁傳書，將阻隔的天涯縮成了近在眼前的咫尺。

1985年8月，余光中離港去台執教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承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友人黃維梁的美意邀請，我南下赴港，在中大盛夏時柳色依舊青青的校園裡，和余光中第一次握手。如果在泉州是和他紙上初識，那在香港則可稱一杯美酒喜相逢了。自此之後的十多年中，我們數度重逢，多回把晤，我也寫過一系列宏觀或微觀的評論賞析他的詩作的文字，其中的《隔海的繆斯——論台灣詩人余光中的詩藝》，刊發於1987年北京的《文學評論》。1994年夏我應台灣中國文藝家協會之邀訪台，南下高雄時下榻余府，余光中百忙中陪游三日，詩酒言歡與山海風光，都收錄在我的散文《天涯觀海》與《澄清湖一瞥》之中。

1999年9月，余光中首度訪湘，為時半月，由湖南省作家協會邀請，經訪台的湘省

夜晚，列車奔馳，兩節車廂的交接處，轉彎時出現了一個致命空隙，一個人掉了下去。兩位同伴一回頭，就發現人不見了。掉下去的是個22歲的智利女孩，醫學院將要畢業的學生。她從無邊的黑暗中醒來，檢查自己的身體，發現四肢全部被軋斷——左臂的下半截和手掌沒了，右臂的下半截和手掌同樣沒了，左腿在臀部與膝蓋之間被截斷，右腿的膝蓋以下也失蹤了。很快被救護，她保住了一條命。

只是，以後該怎麼活？按一般思路想，也許會導致生活無法自理，學業荒廢，愛情遠離，精神崩潰，全靠人照顧與同情活著，成為廢人……是不是會越想越淒涼？

完全相反。她裝上了義腿，學習站立、行走。她裝上了義手，學習握筆、取物，甚至化妝、編織……

每一步都非常難，但每一點進展都非常快樂，彷彿重生。

康復訓練一年後，她回學校，專心讀書，取

的一冊《旅華俄國詩人詩選》，一共也就選了二十來首；多冊俄國僑民文學史，根本不提他的名字。與旅法、旅德及旅美的流亡作家相比，茨維塔耶娃、納博科夫固無論矣，霍達謝維奇，格奧爾基，伊萬諾夫所得到的注意，也遠非他所能企及。

我看，這裡不盡然是作家水平高低的問題，而應該說有著某種歧視和偏見的成分。就是因為這份好奇心，我開始尋覓彼列列申的作品，可惜收穫不大，連據說會引起各國斯拉夫學者矚目的回憶錄《兩個中轉站》也付闕如。去年，我終於在波士頓的俄文書店郵購得彼列列申的兩部詩集，一部是他的十四行詩集《愛麗兒》，一部是他的代表作「沒有主題的長詩」《它讓我聯想起阿赫瑪托娃的〈沒有主人公的長詩〉》，書到後我翻開扉頁一看，前者的出版地點在法蘭克福，後者在美國。

活在當下

人總是懷念以前的日子。西語所謂「Good old days」（過去的黃金日子），中國人所謂「憶苦思甜」，過去的日子，無論多苦，想起來都是甜的。這是心理防衛機制，自動忘記過往的陰影和創傷，心理的自然轉化，洗卻那些苦，留住那些甜，那麼，無論今天有多苦，也可以抬頭挺胸活下去。

一切的苦，都會過去，所以沒什麼大不了的。重要的是今天怎樣活著。

心理病人的困難，是忘不了過去，又對未來充滿恐懼，憤懣加上惶惑，夜夜失眠，有錢都沒有用。

我們不是為過去活著，也不是為未來活著，人祇活在當下，如果今天的苦也視之為樂，就沒有一天不快樂了。

有衣有食，身正心正，就是最快樂的人，何必管那麼多過去未來？

剛看了慈禧太后的最後日子那段歷史，她權勢滔天，祇因光緒帝不肯當傀儡，就用盡心思想壓，即使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仍惶恐不可終日。她算不到：慶祝七十三歲大壽時，因菜餚太多，保鮮衛生出了問題，染上痢疾，為了止痛，用了加倍鴉片，結果反而加重病情，變得骨瘦如柴。還不悔悟，怕自己死後，光緒重掌皇權，會影響其身後聲名，用句時代話：怕被門垮門臭。於是安排三歲的溥儀繼位，硬把囚禁中的光緒用砒霜毒死。

她想不到：三年之後，連大清帝國都完蛋了。

更想不到：將來的二〇〇八年，有科學鑿證科，可以重驗骸骨DNA，令光緒死因真相大白。

她機關算盡，還是蓋不住一身臭，連皇朝都給她搞垮。當然還有一件事她算不到：她埋骨的東陵，被人炸毀盜墓，她的滿身珠翠華服，被扒得清光，屍骨散落一地。

人祇活在當下，這一刻的心思就很重。老懷著自私貪婪，算計別人，心情怎得安穩？身體怎得安舒？生前身後，又怎會有好名聲？

兩岸詩緣三十年

作家水運憲面邀促成。我與水運憲全程陪同，我曾作《楚雲湘雨說詩蹤——余光中湘行散記》以記其盛。

余光中錦心繡口，筆花飛舞，汨羅屈原祠中，他在宣紙上揮寫了即興之句：「烈士的終站就是詩人的起點；昔日你問天，今日我問河/而河不答，祇水面吹來悲風/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羅。」

巴陵岳陽樓上，把欄杆拍遍，他題寫了如下的詩行：「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依然三層，卻高過唐宋的日月/在透明的秋晴裡，排開楚雲湘雨/容我盡一日之樂，後古而樂/懷千古之憂，老杜與范公之憂。」

在常德市，我們參觀沅水之濱長達六華裡的詩牆，其上鐫刻的是自屈原以來的古今詩歌名篇，台灣與海外新詩部分由我負責遴選，其中就有余光中的《鄉愁》和洛夫的《邊界望鄉》。我與余光中分別於《鄉愁》詩牌的一側，舉手交握，余光中笑道：「原來我人在那頭，詩刻在這頭，現在不是這頭那頭，而都是一頭了！」收藏這一瞬間而想傳之久遠的，是週圍無數閃光的鏡頭和正在高空俯瞰的秋陽。

我有幸兩次和余光中一起祭祀屈原，一次是2005年汨羅的端午，一次是2010年秭歸的端陽。從秭歸返回武漢的途中，余光中應邀至位於宜昌市的三峽大學演講，演講場地是該校體育館，人山人海，校方號稱聽眾有八千人。來自四川的詩人沙流河，以川音朗誦余光中寫的四川的《羅二娃子》，我則背誦他的《珍珠項鍊》、《尋李白》、《戲李白》、《民歌》四詩。幾年前，余光中在《楚人贈佩記——寄長沙元洛》一詩中曾經寫道：「我有詩千首，大都不能背，他隨口記誦，吐金石之音。」此時不肯，更待何時？余光中呢，他是盛會的主角，除了題為《我的四度空間》的精彩講演，少不了以中英文誦詩，更少不了應聽眾之請朗誦《鄉愁》，讓在一旁側耳傾聽的我，恍恍惚惚回溯了那長達三十年的詩光。

她畢業後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名專業醫生，她甚至能用代替手掌的鉤子替病人檢查，準確地察覺病人皮下的腫塊。

現在來說她的男友，她的愛情。當初她剛剛做完手術從麻藥中醒來，曾問過交往了4年的英俊男友：你會陪我渡過難關嗎？回答了「當然會」，但內心深處，男友對自己還是懷疑的。後來他坦然承認：要是她一直哭哭啼啼，我將很難跟她相處下去。

而當她康復訓練後回來，男友到機場接她，看見的是：用義腿大步走來，一臉燦爛笑容的女友，他的疑慮一掃而空了。

他們一起下廚燒飯，一起騎自行車郊遊，那場不幸的事故5年之後，他正式向她求婚。

不是出於憐憫，不是出於同情，不是出於責任，他向她求婚，是出於欣賞，出於愛。

我們常常說：一場意外，人生從此改變，命運來個大轉彎。即使再堅強、再樂觀、再有成績，總是有所失，得有，有轉彎。

其實，也可以一直向前，不轉彎，啥也沒變。

紅杏枝頭春意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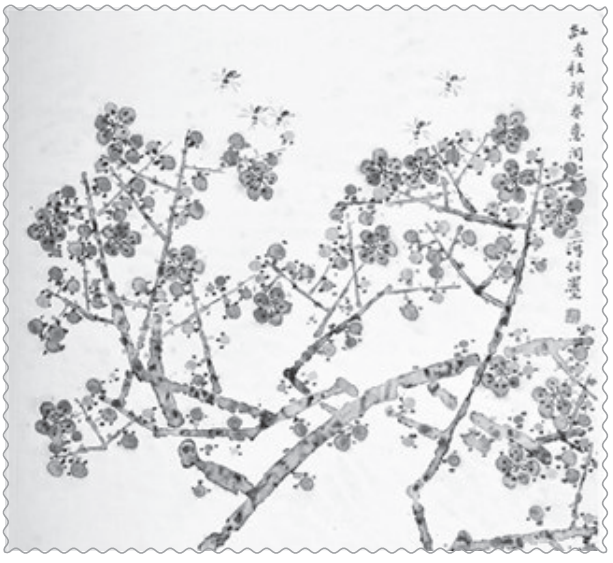
宋祁《木蘭花》：「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畫作剪裁了詞中的碧波春水和綠楊煙輕，在怒放紅杏枝頭添了幾隻蜜蜂，便把春意給鬧了起來。

都能買到的紀念品，花去二三百元。

臨走，我對朋友說：「原諒你老弟吧，招待不週。」

朋友說：「哪裡哪裡，咱們朋友之間，怎麼能看吃喝的水平呢？」頓了一頓，又說：「你老弟雖然招待的水平沒有我招待你的高，但你是自掏腰包啊。而我招待你，那是公款消費，一是公，一是私，沒有可比性啊！」

我說：「知我者老哥你哪！」



那日攀得渾身冒汗且兩腿發酸，就於途中靠